

白沙文学丛书 / 主编 / 唐晓渡

是是非非

单景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白话文丛书

· 白话文丛书 ·

是非非

单景龙 著



52813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是非非/单景龙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7

(白沙文学丛书/唐晓渡主编)

ISBN 7-5059-3779-0

I. 是... II. 单...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884 号

书 名	是 是 非 非
作 者	单景龙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北疆
责任印制	叶梦
印 刷	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194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本
书 号	ISBN 7 - 5059 - 3779 - 0 / I · 2912
定 价	22.50 元

内容提要

《是是非非》是作者自选的杂文随笔集。所写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对历史苦果的反复咀嚼。书中充分体现了作者爱之有情,恨之有据,倡之有道,言之有理。语言朴实,行文流畅,集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是一本具有鲜明特色、颇有分量的力作,值得一读。



作者简介

单景龙,江苏沐阳人,1961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高级经济师,省经济学会和杂文学会会员,省社会学学会理事。曾在南农大、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农办和省农垦局工作。

1978年调仪化工作。从任调研室主任、政研会秘书长以来,发表杂文、随笔、散文、小说和经济、政治、人才、企业文化等论文数百篇,有20多篇在省和省以上获奖。参编的《中国企业文化导论》和主编的《亏损经济学》专著,受到学术界、企业界的关注和好评。有的文学作品被收入《江苏文学50年》等文集,有的论文被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中国领导科学文库》等论文集和工具书。

序

董健

景龙兄是我大学的同窗，高我一个年级，是我的师兄。后来我留在大学里教书，他则到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去工作。我们在大学里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毕业之后，许多人都改了行。有的人改行而告别了文学，有的人则改行而不仅没有告别文学，反而在“非文学”的岗位上业余耕耘文学之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单景龙就属于后者。如今他的杂文随笔集《是是非非》即将付梓，我向他表示祝贺，并就此说几句话算是序文。

记得在大学学习时，单景龙是一个好发“牢骚”、爱说“怪话”的人。这在当时，很不讨好，幸亏他出身好，人憨直，又是共产党员，要不然早就被随便哪一场运动“整”下去了。那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极左路线盛行，“阶级斗争”天天讲。一般人对国家大事一时看不清，只听“上边”的。当政治运动扰乱了大学秩序时，当吃不饱肚皮而又只让从事“改造思想”的体力劳动而不让读书时，当家乡里饿死了人而不让说，说了就挨批时，不少人“腹非”是有的，但不敢讲。那时的知识分子既愚昧又麻木，也被调教得奴性十足。在那样的氛围里，敢说“不”的人肯定要大倒其霉。我们的一些敢想一想、敢说出一

个“不”字的同学大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受了二十多年的罪。想起这些老同学，我对他们是感佩至深的。他们当时想到的、说到的，我到二十年后才想到。至于单景龙，仅仅被指责为发“牢骚”、说“怪话”，这还算是一种“保护”，不给你上纲上线的意思，得到这种待遇，能说不“幸运”吗？我总觉得，对于当政者来说，来自民间的各种批评（包括“牢骚”、“怪话”）是一笔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清正廉明的领导如果敢于倾听不合自己“口味”的“异论”，认真“开发”这一“资源”，一定会得到不少启发。但专制者与腐败者总是心虚，“底气”不足，故听不得不同意见，轻则说你发“牢骚”、说“怪话”，重则说你“恶毒攻击”什么什么、谁谁谁。其实立得正、站得牢的人，即使“恶攻”也不怕。如果是内里蛀空的一个空架子，不用“恶攻”，指头一戳就倒了。

单景龙发“牢骚”、说“怪话”的脾气似乎没有改，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扬弃”、“升华”，变成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批判精神。读他这个集子里的杂文随笔，无论是刺贪官污吏、斥腐败之风的，还是分析社会弊端、谈论改革开放的，都觉得他在发出一种声音，弘扬一股正气，叫人得到启迪，也得到鼓励。他的杂文，虽有些写得过于“直”与“露”，但说得痛快，质朴有力，且有一种易为大众所接受的幽默感。我相信这个集子里的短文，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2000年7月27日

于跬步斋

528132

是是非非

上 篇

目 录

序 董 健

上 篇

关于“脸皮”问题.....	(1)
权变.....	(4)
黑洞忧思.....	(7)
劳模,为何走向深渊?	(11)
应为王宝森立耻辱柱	(14)
家丑可以外扬	(16)
官贩子	(19)
清水衙门水不清	(21)
酒风吹得世人醉	(23)
官与贼	(25)
上梁与下梁	(27)
老子·儿子·孙子	(29)
给形式主义评功	(31)
慎“择友”	(35)

卖优求荣	(38)
厂长得个蹊跷病	(40)
天堂在哪里?	(43)
阻力在哪里?	(46)
毛泽东为何流泪	(49)
真金不镀金	(53)
贾桂招生	(55)
阿 Q 的阴灵	(58)
诸葛亮也有真假	(61)
盛世听危言	(63)
梦马谲	(66)
推本溯源	(68)
(1) 问猫	(71)
(4) 说权解钱	(74)
(7) 说“过关”	(77)
(11) 酒足饭饱钱谁付?	(80)
(41) 诸葛亮留下的课题	(82)
(61) 改革要“割肉”	(84)
(81) 自己有病自己知	(87)
(12) 真实的谎言	(91)
(19) 腐败分子缺什么	(94)
(29) 坐车想到陈景润	(96)
(52) 实话难实说	(99)
(69) 察人	(101)
(118) 同心县里心难同	(103)
(128) 做官累不累呢?	(106)

论列是非·····	(109)
两张表的警示·····	(112)
新好了歌·····	(114)
贪官“装廉”·····	(118)

下 篇

“做大官”与“做大事”·····	(123)
书记能当卖油郎吗? ·····	(126)
抬轿与坐轿·····	(128)
为古人“平反”·····	(130)
怨天者无志·····	(132)
历史与现实·····	(134)
真难灭 假易除·····	(136)
我是仪征人·····	(139)
闲中天地大·····	(141)
信书与无书·····	(143)
“研究”变味·····	(145)
“牢骚”也是宝贵财富·····	(147)
“跳墙”与长寿·····	(150)
无官一身“清”·····	(152)
墙内与墙外·····	(154)
情系黄山松·····	(155)
说“寿”·····	(157)
书是蓝色的大海·····	(160)

窃机读书·····	(163)
把精神空白填补起来·····	(165)
称谓质变·····	(169)
关于排名次的争论·····	(172)
治愚与致愚·····	(174)
打开封存的“小人书”·····	(176)
古调今弹·····	(179)
毁誉不惊·····	(181)
睁大眼睛看世界·····	(184)
花儿为什么不开呢? ·····	(188)
不要忘记田家英·····	(190)
诗教与现代文明·····	(192)
变色龙还在变·····	(194)
“五话”新解·····	(197)
短文为什么难写·····	(200)
雨入花心·····	(203)
武则天与牡丹花及其它·····	(205)
忧“瘾”·····	(208)
对号莫入座·····	(211)
散人·····	(213)
政声人去后·····	(215)
美者优存·····	(218)
要学会聊天·····	(220)
辨风·····	(222)
人眼睛的功能·····	(224)
人嘴巴的功能·····	(226)

开会水分知多少·····	(229)
放水冲沙·····	(232)
官贵“慎独”·····	(235)
无私的奴才·····	(237)
开会癖·····	(240)
短文能治“病”·····	(244)
人生识字聪明始·····	(246)
我观读书·····	(249)
千古英雄同一死·····	(252)
抢时间·····	(254)
精神也要扭亏·····	(256)
祭父·····	(258)
怎么个活法·····	(259)
我爱杂文·····	(262)
我看杂文·····	(264)
后记·····	(267)

关于“脸皮”问题

人身上什么最重要呢？我看“脸皮”最重要。这观点医生肯定不会同意，说是开玩笑。但我不怀疑，至今仍坚持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中华民族历来最讲“要脸”，是个很“要脸”的民族，这恐怕谁都得承认。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这就说明脸的重要。这话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还经常遇到有些人贪污腐化、干坏事受到法律制裁，群众就会脱口而出：“真丢脸！他还有脸见人吗？”好像“丢脸”是骂人祖宗八代似的。这说明“脸”太重要了。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干坏事的人，实在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妻子。你们“丢脸”，你们的家人亲属也难以抬头，大家跟着“丢脸”，牵连许多人，你们想过没有呢？

“脸”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格，“丢脸”就是丢掉人格，丢了人格就失去社会的信任。人格没有了，你活着还有多大意义呢？所以有些犯罪的人觉悟后说：“我没脸见人了！”这倒是一句心里话，一句实话，知道了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有悔改之意。50年代有个工人，因为卖信封贪污3.6元钱被人发现，上吊死了。在今天看来太不值得了，3.6元钱区区小事，不值得一提，可那时候人“脸皮薄”，认为“公私不分”被人看不起，没脸见人，怎么活下去？今天有些人贪污受贿，受到法律制裁，还满不在乎，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连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了，这是多么可悲啊！一个人如果连耻辱感都没有了，脸都

不要了,还有什么丑事、坏事干不出来?

今天,似乎有必要强调一下保护“脸皮”的问题。现在有些“勇敢”分子,干任何缺德的事都不怕丢脸。有的人认为,只要能捞到钱,坑民害民的事都能干,这才是有“本事”,才是“解放思想”,所以坑蒙拐骗,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心安理得。人如到了这种地步,与野兽也就差不了多少了。

众所周知的王宝森、胡建学等,就是彻头彻尾的不要“脸皮”的中华民族败类,他们将和清代大贪污犯和珅一样,成为历史上难得的反面教员,为中国人爱护“脸皮”作贡献!历史永远不会忘掉这些人的!

纠正不正之风,反腐倡廉,除要立法、执法外,我认为也要教育人们保护“脸皮”,要大力宣传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什么是“真要脸”,什么是“假要脸”,什么是“不要脸”。大家都能把自己的“脸皮”保护好,精神就会振作起来,社会风气就会好转,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

但话又说回来了,要做到人人都爱脸皮也不可能。因为在中国人中总有优劣之分。像王宝森之类的贪污腐败分子,像那些流氓犯罪分子,像那些哈巴狗、马屁精、变色龙、两面派、出售伪劣产品等之类的人,他们连灵魂都卖了,你要他们保护“脸皮”,那不是强人所难吗?“脸之不存,皮将焉附?”他们不存在保护“脸皮”的问题。

保护“脸皮”,一般平民百姓感到难,就是官场也很不易做好,必须时时注意。李鸿章出使欧洲因随地吐痰而丢丑;徐世昌当选为北洋政府总统后,在青岛大学宴客会上竟然随口把痰吐在地毯上,当时青岛人引为笑谈,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了。谈起危害来,人人都笑话李鸿章、徐世昌,然而现在不少人依

然随地吐痰，而且似乎还要决心继续吐下去，你有什么办法呢？可见，要人人都要“脸皮”，那是不大现实的，也是办不到的，只能希望每个人尽量保护自己的“脸皮”。有些人不怕丑，实在保不住，只能把“脸皮”丢掉，让丑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展览品，让大家参观、欣赏吧。

我只希望“不要脸”的人越来越少，为中国人争点面子，长点志气，并不要求人人都做到要“脸皮”，这一点，我想是不会引起人们误解的。

原载《南宁日报》1996年2月31日